

與部落共感、共生

「森人——太魯閣藝駐計劃」的生態性意識

EMPATHY AND SYMBIOSIS WITH THE TRIBE

“Tree Tree Tree Person - Taroko Arts Residency Project” and Its Ecological Consciousness

文 | 嚴瀟瀟 圖 | 森人——太魯閣藝駐計劃

2015年，當陳政道帶上山、以進行「樹之旅」創作計畫的一棵塑膠氣球樹，受到太魯閣族大同大禮部落的阿香阿姨所喜愛而留下時，這不僅成為「森人——太魯閣藝駐計劃」（以下簡稱「森人」）之濫觴，如今回望，也可謂「森人」作為一個由漢人發起、逐年展開的計畫系列，努力堅持的倫理原則的某種象徵。簡而言之，「森人」試圖將部落族人（包括部落族人中的個體）的美感經驗、生活節奏、社交習慣乃至話語權、主體性等置於某種同步和平等的位置上，相對而言，來自文化與藝術系統機制的某些較為強勢的慣性在此則略為後退，這樣的進退之際，某些新的關係才得以浮現。

有許多角度可以觀察和探討「森人」在漸已蔚然成風的帶有地域性的駐村、創作與發表計畫間的某些特殊性。在將那棵氣球樹留在山上部落後，回到台北的陳政道收到阿香阿姨回贈的一對玫瑰石，「森人」便在有關「國家公園裡傳統領域的展覽性意義」、「當地人的美學知識系統」的思考上逐漸發展出來。但即便經歷了六、七年不斷的駐村、創作、展覽計畫往來後，陳政道表示自己也依舊無法為「森人」準確定義，或許原因恰是與這一計畫在整體



Bnu Pasang（漢名：李阿香）及 Yuri Pasang（漢名：李阿雲）兩位太魯閣族部落婦女參加南島國際美術獎開幕並在林南薰、張湛之及張沃真的慶賀開幕牌作品前合影。

上的無預設性有關，而若要說計畫的「終極目標」，如今的陳政道會描述為「讓太魯閣愈來愈複雜」，透過年復一年讓不同藝術家進駐而成為「駐山研究員」並後續將這一經驗轉化為創作或是其他形式，不斷製造出「不同版本的太魯閣」。

某種在積極與消極間維持巧妙平衡的方法，讓包括陳政道以及駐山藝術家們在內，所有徒步上山前往部落的參與者，不僅需要面對與平地城市經驗截然不同的、來自大自然與部落生活的考驗，也需積極思考和實踐一種破除當代藝術機制窠臼的創造性。他們直接面對的是部落的過去、當下處境以及可能的未來，也思考針對藝術生產、藝術機制的一種實驗的可能。

這種方法的根本之一，是與部落、與自然「共感」，進而「共生」。許多後來成為「森人」之典型方法的，都是從過程中自然生成，例如在與部落族人不間斷往來約兩年後的2018年，陳政道開始讓部落阿姨擔任「策展人」，交由她們在投遞的徵件企畫書中挑選駐山藝術家，也在種種細節過程中順理成章地讓她們逐漸更自由地發揮對整個計畫的影響力。到了



「2020年底陪部落教會尋根報佳音活動安排大家前往舊部落查看駐山研究員秦政德助立的教會尋根碑，Hayu Yudau（哈尤·尤道：漢名莊春榮）牧師於尋根碑旁禱告後表示希望安排駐教會研究員。



2019駐山分享登山活動，部落婦女Cumey Hrosi（漢名：王佳珍）與分享介紹駐山研究員余曉冰（Candice Jee）的研究計畫〈反過來〉

2020年，「森人」計畫的常客秦政德最初的計畫遇阻，但在部落阿姨的建議下為成立自1936年的砂卡礏教會創造尋根碑，她們為碑文定下的基調，也成為最近一次「森人」駐山徵件的 open call。這一起伏過程中歷經種種協商、同理、轉向達至最終的解決，都包裹在「森人」既定基調之下，或許我們可以稱其為一種「生態性」的基調，其根本意圖並不在於推動駐山藝術家產出的創作或展覽，而在於與部落人的關係，在於這樣的關係所需的來回磨合，沒有任何一個角色佔據絕對主導，有機平衡成為重要課題。

「森人」最新一次駐山創作於2022年底在台北立方計劃空間以展覽形式發表，部落阿姨們的名字列在策展人欄，而她們的身體輪廓則出現在劇場創作者溫思妮和羅尹如的創作計畫《上上下下》中，女性身體、也是山林間勞動的身體以部落阿姨們各自認知的樣子畫在紙上、懸於展場中，相較於此前發表時的集體繪畫創作《家族樹：序言》，以及「山上的家務事」計畫中藝術資源與家務勞動的結合，此次身體的再現則更為直接地賦予了某種女性主義角度，在與兩位藝術家的互動下，部落婦女們從對族群、家庭的關注轉向自己的身體，跋涉與勞作所仰賴的膝蓋、手是重要的，她們對自己身體的認知與展示則更加可貴。

「森人」及陳政道與砂卡礏教會最初幾年間的關聯，是在前者陪伴部落阿姨參加教會活動、而非謀求合作的語境下發展，直至2020年，教會牧師主動向陳政道提出想要邀請一位藝術家來進行創作，促成Candy Bird成為「森人」首位「進駐教會」的創作者，既推進個人創作，也進行著教堂外牆的手繪工作。值得一提的是，無論是敲定藝術家人選，還是手繪牆內容的擇取和編排，都透過集體決議而推進，陳政道稱整個計畫以「超乎想像之外的公平方式」進行。同樣令他感到驚喜、也值得玩味的延伸，是得知有些部落族人理解山上石頭會進美術館後，砂卡礏教會提議並規劃了前往臺東美術館參觀南島國際美術獎展覽的行程，也以開辦太魯閣口簞琴工作坊來參與，甚至因應部落族人來參觀、而在安排美術館做週日禮拜，佈展時，與藝術家秦政德一起在戶外展區以家務事回收物佈

置將臨的禮拜活動場地，也呼應教會在太魯閣山區搬遷多次的意象。除此之外，也有些曾參與過往「森人」活動的人也加入這次在台東的規畫，種種意料之外的關係發生了，「森人」的樣貌也不斷發生著變化。

在「森人」的太魯閣藝駐計畫之外，陳政道近年來也不斷規畫著一場場森林「散步」，緣起自2018年一次因天氣因素取消的駐山研究成果發表，而同樣是在某種自然生長的狀態下，累積而成「森人」計畫的一條支線。如果說太魯閣藝駐計畫是當代藝術機制與社群與部落、與自然因循一定節奏的長期共生，「散步」則更像是登山者在與山林的對話中所作的自我整理，是當代藝術社群直面自身處境的一個契機。具植物與生物科學背景、也曾是生態保育志工的陳政道，讓某種「生態潛意識」驅使著「森人」，使之並不僅僅展現為在與自然生態碰撞下產生的藝術計畫，更深刻地刻出一條以生態性為內在邏輯與精神的發展脈絡。